

的名字音对了，字不对，我该叫做傅冲，林冲的冲，不是聪明的聪！”这固然是他面对着沉重的历史包袱，个人的，家庭的，中国人良知的包袱而压得透不过气来时的感喟；然而在沉静下来时，却又人如其名——“听无音之音者谓之聪”（《淮南子》），其实他内心深处笃信的，是不必宣诸口却永远存在的真理，一种“larger than life”的至高境界。

## 最擅长演绎肖邦的钢琴家

1998年，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成立五十周年，为了庆祝金禧并筹募款项，当时的院长梁秉中教授嘱咐我邀请傅聪来港演出。傅聪如约前来，演奏会所选的曲目完全是肖邦的作品，包括最为人乐道的《二十四首前奏曲》。如所周知，傅聪是最擅长演绎肖邦的钢琴家，两人不但性情敏锐，天生气质相同，并且都经历过离乡别井的哀伤，对故国的思念同样刻骨铭心。傅聪曾经说过：“肖邦好像我的命运”，而他认为《二十四首前奏曲》是肖邦音乐中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，练习起来，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。然而我清楚记得，当晚在文化中心的演奏，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听到傅聪自认为满意的演出；后台里，也第一次见到他笑容满面，如释重负的神态。音乐会后新亚书院在半岛酒店设宴庆祝，餐桌上，傅聪与金耀基教授分别坐在我的两旁，一左一右燃起了两支烟斗，两位智者谈兴甚浓，隽永机智的话语，在烟雾缭绕中来回飘送，这是我第一次感到笼罩在二手烟下竟也其乐融融！



上图：2008年，白先勇监制的《青春版牡丹亭》赴伦敦演出，傅聪与白先勇在剧院喜相逢。摄影/许培鸿

因为那次演奏，我在1998年夏曾经去伦敦造访傅聪，请他提供一些近照和简介，他居然面有难色，一时里不知道如何去找，结果好不容易在钢琴底茶几下翻出了几张照片塞给我。他对身外之物从来都不放在心上，他说因为经常去各处演奏，返英时带回一大堆不同国家的钞票硬币，统统放在纸袋里，丢在衣柜中。有一回 Patsy 收拾房间，看到柜子里一个皱巴巴的牛皮纸袋，还以为是废物，一把丢到垃圾桶里去。尽管如此，他那天倒是郑重其事地告诉我，有一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 (Hermann Hesse) 谈论他音乐的文章，颇有价值，希望我有空时可以翻译出来，这就是我于2003年发表的《黑塞“致一位音乐家”》。

1960年，当时83岁的黑塞，通过电台收音机偶然听到了时年26岁的傅聪所弹奏的肖邦。一听之下，大为激赏，忍不住写下“太好了，好得令人难以置信”的字句。他认为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钢琴家所奏

的肖邦是个奇迹，使他“感受到紫罗兰的清香，马略卡岛的甘霖，以及艺术沙龙的气息”，对他而言，这“不仅是完美的演奏，而是真正的肖邦”。他更认为傅聪的演奏，“如魅如幻，在‘道’的精神引领下，由一只稳健沉着、从容不迫的手所操纵”，使聆听者“自觉正进入一个了解宇宙真谛及生命意义的境界”。其实，黑塞写完这篇文章之后，曾经印了一百多份，分发给知心朋友，希望能这样把讯息辗转传到大约在波兰的傅聪手中。结果，黑塞于1962年就去世了，直到傅聪在70年代初重返波兰时，才由一位极负盛名的乐评家给了他这篇文章。因此，黑塞与傅聪，一位是心仪东方精神文明的文学巨匠，一位是沉醉西方古典音乐的钢琴大师，两颗热爱艺术的心灵，就如此凭借肖邦不朽的传世之作，在超越时空的某处某刻，骤然邂逅了！艺术到了最高的境界，原是不分畛域，心神相融的，两人因而成为灵性上的同道